

华不注投稿邮箱：
qlwbhzbz@163.com



泉水清清

□张世亮



大明湖畔·小小说征文
投稿邮箱:lixiazuoxie@163.com

“泉水清清,泉水轻轻淌……”唱着不太着调的“泉水叮咚”,虎子一大早便拉着他的四轮车来到泉边。车子是木头做的,四周钉着高高的围栏,车里放着几只塑料水桶和一根竖插在围栏一角的长长的木杆,木杆的下头绑着一只特制的白铁皮大水舀子,上头系着一条宽宽的蓝布带,布带随风飘动,像一面特殊的旗帜。

“虎子,来晚了,是不是太阳晒屁股才起来的?”泉边打水的老大爷一边往塑料桶里灌着泉水,一边开着玩笑。虎子下意识地摸摸屁股又看看天:“太阳还没出来呢,嘿嘿……”

“那就快干活吧,大伙都等着你哪!”“唉!”虎子脚蹬胶靴,臂戴套袖,打扮很“专业”;他熟练地将木杆上的蓝布带斜挎在肩上,对围在泉边打水的人们喊道:“把桶排好队,俺帮你们灌水。”他站在泉边,先舀起半舀子泉水漏了漏倒在河里,然后将木杆伸到泉子中央,舀起满满的泉水:“谁先来?”

几位打水的人已把各式空桶排在地上,虎子高举着舀子,尽管水桶的口都很小,但他准确地将水灌入桶中;大伙一阵喝彩:“虎子,不赖啊!”虎子憨笑着,干得更起劲了。木杆一次次伸向清泉又高高地扬起,水舀翻飞不一会儿就灌满了大小十几个水桶。突然,木杆蹭过泉边一位中年男人的头,将他的假发碰落在地。顿时几根稀疏的头发垂落在他脸上,样子很狼狈。虎子惊诧而不解地看了一眼男人,继续干他的活。

“你这傻小子,各人打各人的水,你在这捣什么乱!”假发男恼羞成怒地冲着虎子吼道。刹那,虎子愣在那里,他并不明白这人为什么这样斥责他。“妈!”突然,虎子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,继而将挎在肩上的木杆扔在湿漉漉的地上。他三脚两步地爬上台阶,扑在一直站在高处看着他的妈妈怀中。虎子妈抚摸着虎子的头,轻声地说着什么,虎子渐渐停止了抽泣。娘俩默默地来到泉边,虎子妈先捡起假发递给那男人:“对不起,给大伙添乱了。”然后将地上绑着舀子的木杆竖在车里:“孩子,今天的活干完了,给爷爷、叔叔们说,俺们回家了。”虎子听话地拉起他的木车,挂着泪痕的脸上露出憨笑:“今天干完了,该回家吃饭了,俺不傻。”

一直在静静看着这一切的人们把目光转向假发男,一位大爷说:“掉地上你捡起来不就得了,冲孩子喊什么!”另一位大婶说:“虎子的父亲原这里是派出所的所长,十几年前遭犯罪团伙报复,绑架了上幼儿园的虎子,后来虽然救出了,但嘴里塞的毛巾差点把孩子憋死,造成脑缺氧落下后遗症。为此虎子妈辞了工作在家照顾虎子……”

大伙七嘴八舌地数落假发男:“其实俺们都带了灌水的家伙,不就为哄虎子高兴吗。”“咱知道他父母的心思,让孩子通过帮助别人找个自信。”“他最忌讳喊他傻子了,这次对他打击大了。”

“对不起,我不了解……”假发男追悔莫及。突然有人说:“还不快把他娘俩追回来!”

虎子没回来,而且几天没见他的踪影。泉边打水的人仍然络绎不绝,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

这天清晨,泉边打水的人们又听到了熟悉的歌声:“泉水清清,泉水轻轻淌……”随即,柳枝后面闪出那面迎风飘扬的特殊旗帜。虎子拉着他的木车高兴地唱着,后面推车的是假发男;不过他没戴假发,仅存的几根头发也剃掉了,“乌云遮日”变成了“光头强”,看上去挺时髦。

【活法】

刻章老何：辣手柔情

□本报记者 范佳

“这人脾气不小,用刀很狠。”看过老何刻章的人,常发出这样的感叹,此话不虚。老何耿直,脾气大,说话不留情面。这也是对自己专业水准的自信,刀法狠,则不拘泥,追求创新。

一日,一位常逛英雄山文化市场的熟客看到老何正在刻章,忙上前和他攀谈:“老何,看你朋友圈里晒的‘狂者进取’的自用印真不错,给我也刻一个呗。”

这时老何正刻到关键地方,只顾埋头做活。他身躯瘦小,皮肤黝黑,年近六十头发已经十分稀疏,但手劲不小,每个笔画都很果断。刻完一个满意的笔画,老何吹去印上的石屑,抬起头对来客说:“你看能不能换个词儿,我不太喜欢重复。”

这些年,来找老何刻章的人越来越多,他甚至被人以“大师”相称。听罢老何撇撇嘴:“喊我‘大师’的人,百分之两千是阿谀奉承的人,这类人不读书、不看报,自然掂不出‘大师’这顶帽子的重量。说实话‘大师’没什么不好,关



键是我真没有那样的才能呀。”

他曾放言:“来找我刻印,若喊我大师,价格立即提升十倍以上,我不能愧对您强加在我头上这项‘大师’的帽子啊。”有朋友看他 不修边幅,忙提醒他“包装”自己,把头发胡子留起来。在老何看来,头发胡子若能和艺术家画等号,那火车站的艺术家多了去了。

刻章者本名何江林,性格直爽,朋友不少,大家喜欢唤他“老何”。他治印三十五载,刻章远超五位数。最快的一方印短短半分钟就一气呵成,颇有神韵。他无需在纸上打草稿,直接用笔把字写到石头上。刻成的章甚至比想象得还要好,他说这得益于石头的自然崩裂。

衣着简朴的老何“蜗居”在自己3平米的小店里很知足。除去放满了印章、书籍、毛笔、工具的工作台和一面墙的架子,剩下的区域仅容他一人坐着。可他喜欢这里,一周七天都呆不够。清晨六点多,英雄山文化市场还在寒风中沉睡着,他的小店就有了亮光。没有暖气、空调、风扇,冬日里顾客站一会就要哆嗦,但他刻起章来浑然不觉。

老何一门心思扑在篆刻上,家里事就顾不上了。有次他擦干净工具台正准备刻章,妻子看到这一幕抱怨道:“在家吃完饭也没见你擦过桌子,一遇到刻章的事儿你倒是勤快得很。”妻子生气了,要撕老何的书,老何忙拦下来:“你生气就打我吧,别撕书。”有天妻子兴高采烈打电话问老何“今天是啥日子”,老何一愣,没反应过来。电话那头明显不高兴了:“今天是咱俩结婚三十周年纪念日!你怎么不把刻章的时间忘了呢!”

这老何可真忘不了。1981年12月,老何初次拿起刻刀。那时他很喜欢画画、写字,写了字就想找人刻个章。但那位刻章人

条高地是横亘的津浦铁路,火车驶过,大地发出巨大的震动,这里才有些许雄浑的气概。我自小怕水下的泥淖,就站在荷塘边看管衣服。如果来人,就抱着衣服逃跑。

泥螺是不许随便捉的,因为那是生产队地里的东西。于是就演出了我们捉泥螺,生产队的人捉我们的人间喜剧。突然老魏叫起来,一条大鱼惊起,从他裆下穿过去。老魏顿时兴奋异常,鱼!他大声叫着傅林实施围剿,两个小哥,泥螺也不要了,在荷塘里与那条鱼捉起了迷藏。好在荷塘不大,鱼跑不出去,可是鱼是水里的精灵,徒手抓它又黏又滑,谈何容易,不一会儿两个家伙就滚成了泥人。折腾了半天,鱼把两位小哥累得筋疲力尽。不知道是饥饿产生的智慧,还是学算数增加的算度,老魏急中生智,招呼我扔裤子。他接住裤子,把两个裤脚扎住,撑起裤腰,叫傅林轰鱼,他“张裤以待”。又折腾了一顿饭工夫,那条鱼终于误入老魏的裤裆。那是一条大鲇鱼,足有四斤重。这是我们童年的北园。

童年的伙伴在岁月的河汉中漂流四方,当我们步入青春时代,北园进入我的第二季。

我在工作单位与老魏不期而遇,那时我已成家,三十多岁的老魏孑然一身。问其原因,是他家成分不好,没有一个姑娘愿意委身他的怀抱,这是一个婚姻的苦海,不为别的,将来有了孩子,不还是要活在出身的阴影里?

有人就劝老魏,找个北园的吧!这话可有学问,那年头,北园的姑娘是农民,挣的是工分不是钱,她们都愿意找个工人老大哥,不为别的,就是有个现钱花。那些模样不怎么样的,身上有点残疾的,熬到最后都跪在北园姑娘的红裙下。老魏却摇摇头,说,我有仪表,有体

脾气大,还瞧不起人。这让他很不舒服,把心一横,立志要学篆刻,从此不再求人。

起初,老何的父亲很反对,认为还不如去工厂每月赚二十块钱养家糊口有出息。为此他没少挨打。但他就是喜欢,割舍不下。当初条件艰苦,也没有老师教,靠自己看书摸索,老何在火车道上寻觅了个能刻得动的石头,刻出了生平第一方印。上面是“人有志”三个字,不忘初心,他至今保存着这最初的印稿。

1991年,全国第二届篆刻展在烟台举行。老何的作品也入选了,这让他信心大增。1995年他的作品再次入选第三届篆刻展,后来成为了中国书协会员。2002年,他工作了三十年的德州化工机械厂倒闭了,他便想着靠刻章为生。这年的六七月份,他从德州来到了济南,在省内闻名的文化市场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。

万事开头难,六七月份老何顶着大太阳摆地摊刻章,时而遭到“先来者”的排斥。那时他一方印仅卖五块钱,一天下来刻得手痛腰酸,赚个六七十块也很有成就感。如今他刻一方印至少100元,到明年还会涨价。老何隔壁的刻章店一方印仅售50元,但他不怕竞争,也不打价格战,更不议价。“篆刻是靠技术说话,只要有真本事,总会有顾客上门。整个文化市场都是刻章的才好呢,那样才有竞争力。”

刻章刻累了,老何就拿出手机来,看看远在德州老家亲人们的照片。看着刚上二年级的小孙女瞪着大大的眼睛,机灵可爱,老何的嘴角不禁挂满笑意。他的儿子、孙女都在老家,没法逗孙女笑,便喜欢在朋友圈“晒晒娃”,听到别人夸赞,也是一种慰藉。虽然眷恋着济南这方给予他艺术舞台的土地,但在老何心中,人老了,终究是要回家的。

魄,凭什么找个北园的?

北园是济南的菜园,蔬菜采摘,北园的姑娘就把菜装到地排车上拉进城,送到各分销店,再由分销店卖给市民。北园养育着济南,北园的姑娘却难以进入济南人的家门。

老魏熬不过岁月,终于答应做北园的女婿了。成婚的前一晚,老魏犹如卖身,请了我们几个哥们喝酒,三杯下肚,他大哭一场,是与他的童身告别,还是即将迈入一个烦恼的人生?他哭得格外委屈。

当我们在老魏的婚礼上见到那位不嫌弃他的北园姑娘,才发现那个女子水灵得就像北园荷塘里的荷花。他们夫妇给我敬酒时,我问老魏:她不是水塘里的那条鱼精吧?新娘不知我问话里的端的。老魏笑而不答。

结了婚的老魏只做两件事,一件是努力工作,另一件就是不遗余力地为他媳妇跑户口,不为别的,还是为了孩子。按规定,只要母亲的户口属于农村,不管孩子生在哪里都是农村人。将来上学、就业乃至各种生活中的凭票都与其无缘。谁知老魏为了户口进过多少门,跑了多少路,直跑到华发半头。这个时候的老魏才是真正 的老魏。

北园也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季。它是济南城市化改造的起点,弹指十余年,一片片楼房拔地而起,荷塘、菜畦、稻田幻化成高架桥、云端楼、水门汀。老魏原住房小,在城市分不到大房子,倒是他媳妇家居有别墅般的小楼。老魏拿到了他媳妇的户口簿,他已经不屑于这个薄薄的册子,他说,不就是一个小本子嘛!

沧海桑田是一个人难以经历的变革,老魏经历了,我们都经历了,原来它是心酸与欢乐的变迁。

【足迹】

北园二季

□孙俤元



上世纪80年代的北园大街，路边有大片荷花池。